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經稽疑卷三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姜令熙

謄錄監生臣張鴻仁

五經稽疑卷三

明 朱睦㮮 撰

毛詩

關雎

關雎序言后妃之德也歐陽永叔曰詩人見雎鳩雌雄於河洲之上聽其聲則關關然和諧視其居則常有别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色亦常有别而不黷也淑女謂太姒君子謂文王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言后

妃采彼荇菜以供祭祀以其有不妬忌之行左右樂助其事故曰左右流之也流釋文曰求后妃與左右之人常勤其職至日夜寢起不忘其事故曰寤寐求之輾轉反側之類是也后妃進不淫色以專君退與左右勤其職事能如此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以友樂之而不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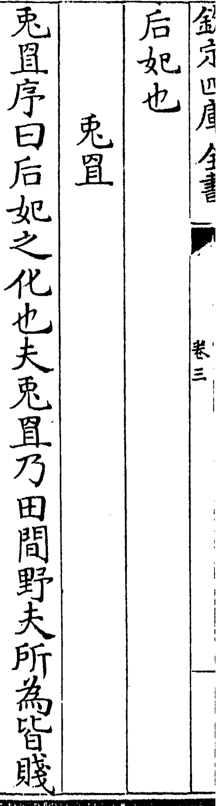
卷耳

卷耳序言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有求賢審官之志此義殊不可曉后妃但職内教善不出閨壼之中業

不過籩豆之事何得知天下之賢而進之乎若后妃果能進賢與治是開後世母后專政之門豈足為正風乎考之大任太姒亦則治內事耳此序之誤可知矣

樛木

樛木與后妃能逮下也其首章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君子指文王也詩人以樛木起興以誦文王之德或曰謂后妃也按三百篇未有以君子稱后妃者仍以誦文王為是然后妃之德非文王無以見誦文王即所以誦



后妃也

兎罝

兎罝序曰后妃之化也夫兎罝乃田間野夫所為皆賤者之事即它日為公侯之干城腹心亦非后妃德之所致此當云文王之化行則無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大抵二南之詩多歸之后妃此序之失也

芣苢

芣苢韓詩曰傷夫有惡疾也詩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薛君章句曰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君子有惡疾乃作是詩芣苢雖臭惡我猶采采而不已以比君子言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列女傳載宋女既嫁于夫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女不從即此詩之意也

魴魚赬尾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薛君章句曰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廹近饑寒之憂故也列女傳曰汝漬周大夫之妻

所作也與薛傳意同

汝濆

汝濆序曰文王化行也君子從役於外其妻為樵薪之事遵汝水之濆未見君子惄如調饑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易林云怲如旦饑覩二說其義晰矣毛詩作調鄭氏求其說不得乃曰調音裯又改字作輖調饑也裯饑也輖饑也三者均之不通也愈解而愈離真不若朝饑之為長也

麟趾

麟趾序言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之事有瑞麟出而為應不惟怪妄不經且與詩意不合關雎麟趾作非一人作麟趾者了無及關雎之意直考詩文自可見其意周南風人美文王之德化及宗族同姓之親皆有信厚之行如麟之有足有額有角以輔衛其身爾其義止此與關雎自無干涉也

何彼穠矣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采詩之官得之名南之地以王姬下嫁諸侯能執婦道成其雝肅之德其二章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去二南甚遠與名公非一時人詩曷得為一編乎此必有誤當闕其疑可也

騶虞

騶虞被文王之化也名南國君出而田獵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矢也發則必中然止於一發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田獵則騶虞虞人咸在而草木禽獸之盛

如此作詩者呼騶虞之官而嗟嘆之以為文王之化至矣此詩之本㫖毛氏以騶虞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山陰陸氏及後儒多和之今不敢録

栢舟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劉向以為衛宣夫人之詩也孔叢子載孔子讀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而非婦人之作也今觀詩謂舟浮於水而無人維楫遇風則覆矣以喻衛國無人維持則聽其自為敗壞耳此仁人所以憂

國之將敗而儆儆然不寐如有隱痛之憂亦似婦人不得於夫實非婦人之作也

簡兮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隱於下位世掌樂官其首章云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公庭萬舞言在日中至明之時在前易察之地而衛君終不知其賢況在側微者乎萬舞者二舞之總名也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朱子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二子皆惡傷父志終於死亡其情則可取於理為未當又曰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為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為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樗按此詩不瑕有害瑕過也我思二子之事於行無過有何不可而不去正與朱子言詩之意合也

木瓜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為狄所滅出處於漕齊桓救而封之遺以車馬器服而衛人感之言我為狄所滅之時但有遺我以微物猶當報以瓊瑶况齊桓贈遺之厚如此則當何以為報此感其救患之恩謂為瓜瓊不等之喻非尋常施報者之意也桴少小聞大父豫齋府君向余曰昔高祖憲園與鄭長史論詩及此曰爾以木瓜為今之所食者邪鄭君曰然憲園曰以桃李為木桃木李

邪詩人取意以贈雖輕而報之不可不重也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閔周也賢者遭亂知道之不行欲求全身遠害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惡富貴而不居哉誠以位尊則責重祿厚則憂深非吾力之不堪而遭值之不辰也賢者遠害居卑則國事日去故詩人不閔君子而閔周也

丘中有麻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故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留大夫嗟字也大夫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以為生者也此篇與白駒之意一也夫賢者見逐國人欲致愛慕相與遊從而知莊王之不能復用可嘅也已

將仲子

將仲子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詩也擽玩其詞亦有可疑其首章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二章曰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此與

名南無感我帨詩一意且人情能知畏憚其父母諸兄之言亦庶幾哉鄭氏之説或未敢信與其小序亦不合也

蟋蟀

晉僖公鄙陋局促故詩人賦此欲開廣其志意提策其精神以謀國其大義九月蟋蟀在堂附近於人寒氣將至而歲聿暮矣公當及時以禮自為虞樂否則日月舍我而去所謂樂者非甚沉湎當思所居之位所職之事長慮却顧以盡國君之道也詩人忠厚勸戒之意豈非

堯之遺風乎故不繫之晉而繫之唐也

羔裘

羔裘刺時也晉昭公有曲沃之偪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為保障之謀故國人憂之而作是詩意謂在位不能備禦曲沃但華衣服而美詞語爾居居究究集傳以為未詳按爾雅居居究究惡也葢言在位者不肯恤民謀國爾

葛生

晉獻公好攻戰則國人多喪者婦人指其夫所死之地即詩人所謂塋域也言葛有所托蘞有所延我其誰與乎煢煢然無所依耳末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婦人要其死期以相從見唐風之厚也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刺鄭世子忽也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忽不從輔氏曰鄭詩惟此篇為男悅女之辭意亦淫詩也按春秋傳鄭世子忽不取賢譽之齊女乃迎他國之

女色雖美如舜華亦何益舍大國之援而卒見逐故詩人賦此以諷之兩言彼美孟姜德音莫忘此明指齊女而言

蘀兮

蘀兮刺鄭將亂也君子憂之呼諸大夫而告曰槁葉未辭柯以風吹而必落故謂槁葉為蘀也以比國難之時禍將及矣諸大夫其亟圖之倡予和女圖之之意也

風雨

風雨思君子也當此風雨如晦之時雞鳴不已以喻世亂而君子不改其節如此之人我既見之豈不坦然而平夷哉二章三章皆一意也

子衿

子衿序言刺學校廢也鄭以國亂學校不修生徒解散賢者念朋會之無從使我心悠悠思之縱我不往子寧不繼聲以問我乎以見亂之甚矣

采苓

采苓刺晉獻公好䜛聽讒也獻公殺恭世子逐群公子國人以采苓起興謂公曰人之言未可遽以為然且察其何所從來則情偽自知矣人君能如此察彼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禍矣

權輿

權輿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故賦此首章曰夏屋渠渠按正義夏大屋具渠渠勤勤言始則設食大具今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

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且爾雅釋夏大屋具正訓又如此以故知謂禮物大具也若依舊說則下章與首迥異矣

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陳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故作此詩謂讒言之惑非一日之致如防之有巢漸積而成卭之有苕蔓延牽附將及我也又引甓鷊義與此同皆憂讒之意也

七月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采公劉后稷之詩以獻成王俾知小人之依以故稱夏正也若謂此詩周公所作也周之正朔典禮皆公所制豈肯身自犯之夫秉周禮以律周人周人猶或不信其可不用周禮哉

東山

東山言周公東征之歸也其二章云熠燿宵行毛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古今注及埤雅爾雅翼皆因之陳思

王論螢火夜飛非宵行耶集傳曰宵行蟲名或別有解也

狼跋

狼跋美周公也首章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孫者豳公之孫謂周公也碩大膚美也赤舄履之盛者也老狼其進也如將躐其胡其退也如將跲其尾周公之輔成王值時多艱二叔流言於外成王猜疑於內如狼前憂躐其胡而後憂跲其尾也然周公居之從容自得而二

患皆釋人徒見履赤舄几几安且閒也而不知其解患

釋難之勞如此毛公以公孫為成王鄭以公孫為公遜

皆非是

常棣

常棣燕兄弟也其首章曰鄂不韡韡鄭氏曰承華者曰

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正義曰以鄂比于弟華比于兄

鄂既承華又與拊連則鄂拊同比兄弟之相佐猶華鄂

之相承覆也

出車

出車勞還率也舊說西伯受命於商王因命南仲為將往伐玁狁其成功而還也詩人歌其事以為勞還也自其出車至其執訊獲醜而歸備述之也或謂宣王命南仲非西伯也予以為西伯出羑里即得專征伐理或有之歐陽說與詩緝相同書稱西伯戡黎詩又稱伐崇伐密皆有其事然伐玁狁或亦然也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每觀小雅皆因其事而歌與國風所陳不同菁莪之詩當以為天子行禮於學宫則宴飲而歌此詩也

庭燎

庭燎美宣王也集傳不言所指考之列女傳宣王嘗晏起姜后脱簪珥待罪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業以此証之當為宣王詩無疑也

鶴鳴

鶴鳴毛云誨宣王也集傳以為不可知其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考之諸家所説以為求賢人之未仕者詩曰鶴鳴九皋聲聞于野言身雖隱而名則著也此篇自秦漢以來説者多異毛鄭在衆説之先皆謂與求賢必有師承當從之

黄鳥

黄鳥序言刺宣王也集傳不詳某時所作東萊吕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

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如此按詩義不言所刺之事亦不及宣王一語意或幽厲之時室家離散者則有之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恢復境土安集人民則民之失所者必少小序吕氏俱謂宣王不足信矣白駒及我行其野其義皆同此

正月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末云民今之無禄天夭是椓楊氏曰張衡應間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天夭亦

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天天為天天也衡去古不
遠宜得其真且仳仳速速天天連文為是不應速速下
又特出天天也天天之義自然天天之說勉强王介甫
詩栩栩幽人夢天天老者居亦祖張說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毛氏以為大夫刺幽王也鄭氏曰刺厲王蓋
以此篇有番維司徒及鄭桓公友皆厲王時人故曰厲
王詩㨿嘗考之鄭桓公友在幽王時番維司徒先後用

事又曰豔妻煽方處豔妻者褒姒也以此三事言之當從毛說與下二章小旻小宛大略相同皆以為幽王詩可也

雨無正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而下也衆多如雨非所以為政也棨嘗讀韓詩有雨無正所刺皆同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補傳云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六篇特出詩

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為何詩也韓詩篇首多二句是詩前二章皆十句而加以二句意或章句之多少不計也據今序求詩人之言亦可見令下如雨之多非所以為政之意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

戎成詩大義已見雨無正矣此二句謂兵戎之禍已成而其勢不退言外患之熾也饑困之災已成而其生不遂言內憂之廹也此庶與上下文頗順

啟明長庚

啟明長庚詩大義已見大東矣啟明長庚毛氏曰一星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漁仲曰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没則西見實二星也毛氏之說誤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大夫悔進小人也言君子推轂小人小人既

進則讒害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汚於人故君子悔之小人進而害君子則可憂多端不必更思是我自取其病悔無及矣

鼓鐘

鼓鐘序言刺幽王也集傳以為此詩義未詳不敢質其事永叔曰按此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廵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葢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伐之亦不自

往初無幽王東廵之事然不得作樂於淮上矣嚴氏謂
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其説亦通

頍弁

有頍者弁宴樂兄弟之詩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
作賦而又有兼興兼比今詳首章六句曰弁曰酒曰殽
曰兄弟皆述宴時之實事其體屬賦而六句之中實維
伊何與伊異人詩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又似
比故曰當為賦兼興比也桴按此章分析頗明但詩只

稱六義若如此詩義不止於六也凡此似興似比當據其首章重者要者而言不應二三其說也

車舝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傳以為燕樂新昏之詩也按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也小序云幽王無道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近之非宴樂新婚之作也

棫樸

棫樸序言文王能官人也鄭氏謂預斫棫樸將祭而用
烝䇿於奉璋之說也倬彼雲漢而下鄭說更無官人之
意其曰壽考作人者言文王能養育賢才各任其職王
但享壽考遐然在上無所動作而國自治也官人之意
何在哉

思齊

思齊序言文王所以聖也古注云非但天性而德有所
由成烝言文王所以聖者由母太任賢也夫思齊之義

主述大任之德能致文王之聖爾今詩自惠於宗公而下四章皆了不及大任何也或曰首章錯簡耳詩本言周世有賢婦文王幼育於賢母長得賢配之助以成其德其德由内及外由近及逺不以幽隠而廢不以厭倦而怠不聞亦入不諫亦式也言性與天合葢如此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又述所遇事皆中理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生於賢母幼被養育而成也據詩義解若此然首章終似錯簡耳

靈臺

靈臺為文王作也經度營表庶民樂於趣事所以不日成之不日古注云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而成一臺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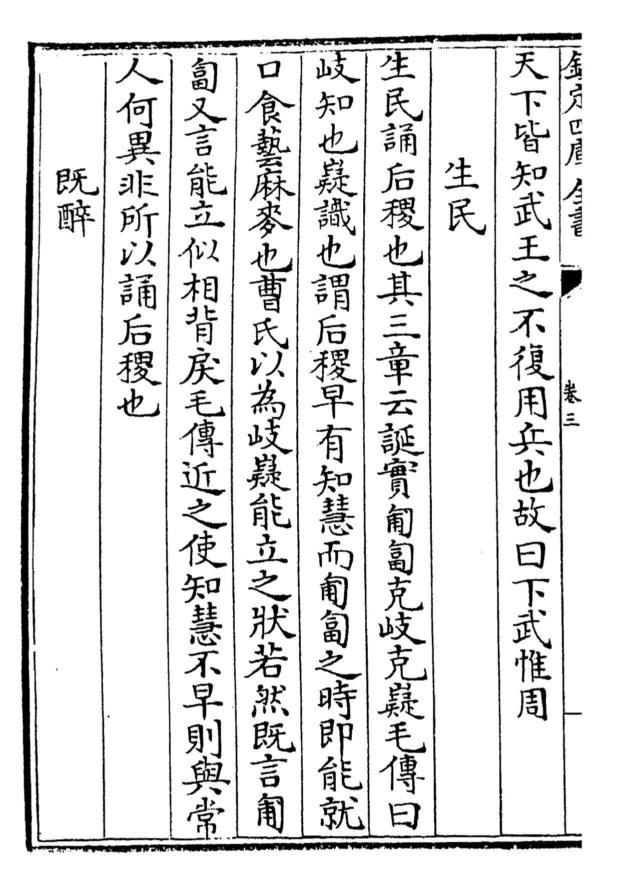
鼉鼓

鼉鼓陸機曰鼉似蜥蜴皮堅厚可以冒鼓韻會云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間謂鼉鳴為鼉鼓其數應更故吳越

謂之鼉更未見有以皮冐鼓者樂書曰詩人託之其鳴應更為靈德之應非實鼓也如簫音似鳯故謂之鳯簫即此類

下武惟周

下武美武王也集傳曰下義未詳周氏曰凡物扶植之則上偃仆之則下下武者即書所謂偃武也言周雖以武定天下然伐商之後偃其武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放之桃林之野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天下皆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故曰下武惟周

生民

生民誦后稷也其三章云誕實匍匐克岐克嶷毛傳曰岐知也嶷識也謂后稷早有知慧而匍匐之時即能就口食蓺麻麥也曹氏以為岐嶷能立之狀若然既言匍匐又言能立似相背戾毛傳近之使知慧不早則與常人何異非所以誦后稷也

既醉

既醉序言成王祭畢而燕群臣也其三章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舊説以令終為考終命此非臣子祝君之辭也一章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三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明終昏者多矣故又祝其高明而善終也過而後改迷而後復不若有始有卒之盡善也此庶幾得之

維玉及瑶

何以舟之維玉及瑶鞞琫容刀集傳以為帶此劔佩以

上下山原呂氏以為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勤苦所以為厚於民意尚未明若欲勤民何用佩服於此佩服何以見其勤民葢此章接上章遷居而言始遷之時公劉相土居民汲汲雖劍佩在身不暇解釋即勤於事以見其厚民之切也

卷阿

卷阿名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莅政召康公作此以獻其意在求賢用吉士也其言鳳凰于飛亦集爰止鄭氏

以為因時鳳至故以為喻櫸嘗考之詩書諸史成王時未嘗有鳳至也且鳳希有之鳥以興王能致難得之臣也以此知不指鳳為實有之物明矣鄭之不可信類此

崧高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襃賞申伯焉凡八章初讀之皆贈申伯之辭及再玩所言王室依賴諸侯表式皆天下安危大計是詩之義也王氏曰此詩本贈申伯而以為美宣王則王之美於是乎在

唐史臣襃裴度云非度破賊之難也任度之為難也申伯信賢矣任申伯者豈不賢乎

往近王舅

往近王舅詩其義已見崧高毛氏曰近已也鄭氏曰近辭也辭者語助辭也朱子集傳用鄭說今之解者不一楊氏曰詩云彼其之子禮記彼記之子或又作忌如叔善射忌之例然則記也其也忌也皆語助辭也椁曰已矣二字古通用如毛說似又簡明

常武

常武序言宣王親征淮北之夷名穆公作是詩以美之傳曰詩中無常武二字名穆公特以此名篇葢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有戒也又見解頤新語云名穆公之意謂德可為常武不可黷故先極言其用兵之盛以滿其志卒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易入也後之為辭賦者或竊取其義如作曲終奏雅勸百諷一之類是也

維昔

維昔詩大義巳見召旻其五章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善人是富今茲之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春秋令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為樂須及時誰能待來茲維昔之富不如時言君子之得志也維今之疚不如茲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粺以比君子小人疏麤米也彼小人何為不廢

退以避君子乃職主援引之黨乎

池竭

名旻刺幽王也其六章曰池之竭矣不云自瀕泉之竭矣不云自中集傳以此詩作賦體余心竊疑及見大全或問此章疑是比體如何朱子曰作比爲是又見語錄答潘時舉問亦同但集傳未及改也

清廟

維天祀文王也洛誥稱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則是成洛邑而作此詩也又稱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按烝祭文武而此樂歌祇頌文王之德者何也葢父子並祭統於尊故不及武王也

假以溢我

假溢詩大義已見清廟矣春秋傳曰假為何溢為恤余初讀未安及觀詩緝假大而盈溢於我常有以收之使不失墜惟在大順文王之德而已其者自期之辭收謂保其業惠謂體其德大惠則無斯須毫釐之違戾也此

說亦通且經文不改也

是用大介

周頌祭武王之詩時純熈矣是用大介鄭氏訓介為助大介所謂得道者多助也或訓介為甲似不如鄭為切也

烈文辟公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作也錫福毛氏以為文王錫之鄭氏以為天錫之今注以為諸侯錫成王以祉福

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此諸說不同要之毛鄭於事情稍近不失天子戒諸侯之體洪範云天子斂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

振鷺

振鷺為助祭諸侯作也武王克商封舜之後於陳禹之後於杞湯之後於宋謂之三恪書所稱作賔王室是也周承殷微子且賢故來助祭兩見於詩殷尚白服色因之不改其一曰振鷺于飛亦有斯容其一曰有客有客

亦白其馬皆為微子而言序謂二王之後不言主名又非三恪之義此序之誤也

夙夜基命宥密

夙夜祀成王也楊氏曰毛氏云宥寛仁也密安靜也孔頴達云寛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體乎今人解宥為宏深密為靜密以字義言之宥者寛宥也未聞宥為宏深也宏深靜密既於基命不切又不知宏深靜密為何事聖人治天下之

大經大法易曉易見不如是之隱僻也

閔余小子

閔余小子嗣王朝于廟也末云烏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皇王集傳兼指文武也鄭氏謂武王也嚴氏錢氏解亦同鄭說余嘗疑之及得仲木經說辨論可謂詳矣亦以三氏之言為是

泮水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戴埴曰泮宮漢儒以名學嘗

觀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則征伐之事順彼長道屈此群醜則克敵之功既克淮夷不吳不揚則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其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似矣而繼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似矣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飲之和樂合序與詩皆無育才之說也按通典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如楚渚宮之類是也余觀戴氏之

辨數百言且有根據予不能盡錄姑舉此以明泮非因學而設也

閟宮

閟宮序言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其二章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此史臣追叙之辭非太王眞有翦商之志矣或曰此詩作於僖公既卒之後觀四五章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皆祝僖公昌大而壽考也若謂僖公既卒之詩似難解矣

玄鳥

玄鳥祀高宗也詩緯曰契母有娀氏浴於玄丘之水睇玄鳥啣卵而墜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自此說一出太史公因之以彰大其事予切疑之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其口且隘何得云啣即使啣之而誤墜未必不碎也葢解詩者不得其說而取緯說以明之考之月令玄鳥至以太牢祀高禖以祈子意者契母以玄鳥至之月祈子有應詩人因其事而頌之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降

者尊之神之貴之若曰實自天來也此說庶幾得詩人之意也

五經稽疑卷三

五經稽疑卷四

明 朱睦㮮 撰

春秋

隱公

春王正月

自漢以來解經者皆謂周正建子至宋諸儒始有謂以夏時冠周月者有謂時月皆仍夏舊者各持所見紛紜不一愚按春秋桓八年十月雨雪定元年十月

殞霜殺菽夫雪與霜降于十月節氣之常必周之八月而後知不當有而有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成元年二月無氷以見時暄而寒令失職矣若夏之正月東風解凍自當無氷又何為異况二月乎諸説雖有異同然以經文考之當的然知為周正無疑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儀父邾之命卿也左氏公羊俱以為邾子克之字及考春秋諸侯未有書字者何獨于邾而字耶其曰邾

儀父者如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之類是也

鄭伯克段于鄢

諸傳専責莊公失教其説固是按春秋之法責上常輕責下常重以此防民猶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蓋長幼之分尊卑之義不明也分義明而天下無叛逆簒弑之禍矣

公子益師卒

益師卒不日三傳安觧武夷胡氏辨之詳矣獨謂恩

數之有厚薄不能無疑焉竊嘗考内大夫卒者自成公以後皆書日成公以前閒有遺者蓋歷年遠而簡編脱故也其卒不日者皆類此沙鹿齊氏曰魯之世卿凡九家合三十八人其書卒者未有不日者也有不日者此年公子益師及後無駭卒挾卒數人而已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此固不足深信然直指為脱簡尤屬臆説之至存以質疑可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左氏作紀子帛以為裂繻字也考之通經無大夫先諸侯之例者其說難通公羊以為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胡氏因之然紀本非子爵則公羊之說似亦未當子上疑有闕文

夫人子氏薨

子氏隱之妻公羊以為隱之母按左傳聲子仲子均非正嫡安得僭夫人之號春秋之初王制猶存未至文公以後僭稱失禮之甚也

武氏子來求賻

諸傳皆為平王崩武氏子為王來求賻也獨孫明復以為武氏子父死未葬故來求賻若謂王求賻則在周卿大夫豈無可使者乃使一未爵之子乎當以孫說為是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說凡例者謂稱名自絕于先君故削其屬籍稱公子者見其以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讐夫事同而書異何

也春秋之初命氏者向少故州吁無知督萬不書其族春秋之中大夫僭國無有不氏者故商人歸生里克趙盾徵舒崔杼甯喜陳乞楚比皆以大夫書氏書名矣稱人微者稱國衆而不可名者也春秋據事直書其罪自見名爵稱謂之閒何有輕重哉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帥師伐鄭本一事也傳歧而為二其義重翬之罪以為非公命而專兵也雖然不書使罪自見矣今必

斷章而義似反晦也此與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傳同

滕侯卒

左傳曰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則稱名按春秋此年書滕侯卒宣九年成十六年書滕子卒皆不名至昭以後凡四書滕子卒皆名此近者詳而遠者闕也史文之脫可知非謂同盟與未同盟也

城中丘

此年公將伐邾城中丘左氏曰書不時也按春秋城內邑二十有三以夏城者七以春城者四其餘皆時也不時而城固書時而城亦書何邪聖人惜民力慎興作懲僭慝爾其因邾因莒而城與大夫自强而城各因文以見義不在書時與不時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以日書者如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經天變也又如壬申御廩災乙

亥嘗則有以見其嘗于災餘為不敬若此類蓋于書

日見之非以日之書不書寓褒貶也

齊人鄭人入郕

今年齊鄭入郕莊八年郕降于齊以此觀之齊欲并

郕故帥鄭人而入左氏謂討違王命于經無所考亦

不敢據也

桓公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曰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按春秋國君終嗣子繼正則行即位之禮文成襄哀是也繼故則子弟不忍行即位之禮莊閔僖是也桓宣非繼正也而行即位之禮者何葢桓弒隱宣弒赤皆以弟簒兄而有國不義之甚畏人議已故假此禮欲自同於遺喪繼正者以欺天下後世耳大抵行即位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禮則不書聖人據史舊文無所加損如其意之說恐亦未至

滕子來朝

胡氏曰桓負簒弒大惡先鄰國而朝之與夷狄無異故降而稱子苟如其言罪及一身足矣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且當時滅典禮叛君父者多矣何皆不貶而獨及一小國邪程沙隨又曰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視其爵之崇卑滕故自貶稱子及覿隱公初滕薛爭長位次且不肯讓矧自貶其爵乎或以為當喪未君前又不

見滕侯卒皆窒碍難通也按樂正子記滕侯薛侯旅朝隱公桓王閒之徵朝滕以子往薛以伯往王怒皆黜焉此與杜氏范氏之說俱同其為王所黜審矣當是時周德雖衰命令猶存如二邾皆自附庸升而為子傳以為數從齊桓攘楚桓請于天子命為諸侯以此觀之則時王黜陟之令未可謂廢盡也

杞侯來朝

左氏曰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公穀皆謂

杞為紀以齊欲滅紀紀求魯為援非為桓立而朝也按春秋杞侯自是年朝桓之後繼有入杞之役會郕之平比事而觀知其為杞必矣左氏非誤也若紀自齊鄭偽朝之後始有戒心與杞無預至其朝桓之失即文自見亦何待貶爵以著之乎

春正月

四明程氏曰桓公正月無王者十有四或謂王不須歷或謂桓無王或謂元年書王以正桓之罪二年書

王以正宋督之罪十年書王以數之終十八年書王以正桓之終也其說然乎曰聖人據舊史作春秋以見當時之事其經國大義昭如日星豈屑屑去一字以示貶使後世揣摩臆度起紛紛之論哉必其傳寫之誤而後世不敢增耳今必欲就闕文生義則桓十四年書夏五而無月昭十年不書冬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僖二十八年不書冬有日而無月將何以為義乎夫桓之篡弑固無王矣宣公事迹與桓無異何以

復書王邪桓既無王元年即不書王可也今元年書王以為正桓之罪三年不書王反不正桓邪元年猶可言也二年書王為正宋督之罪然翬弒隱慶父弒閔楚商臣弒父凡此類何以皆不書王于前去王於後以正之邪若曰十年數之終十八年正桓之終則尤難通者也為此說者由於不觧王正月三字相屬而以王字自為一義正月自為一義故也苟知春秋據事直書不以一字為褒貶義在於事而不在於年

月日時之間則自然無此病矣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公羊傳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當是時諸侯會遇不盟者多矣豈皆近正邪如近正則齊衛之君必有殊異之行及考二國始末並非賢君據經文只譏其僣也僣者何春秋非王者不稱命書齊衛胥命于蒲者罪二國之僣王也

有年

有年者三傳以為祥賈逵胡氏以為異何也古者國有災祥君告廟史然後書以有年告者桓宣之意也二公得國不正蓋欲假天道以厭服人心也春秋不革者正以著二公僭逆奪詐之罪爾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按春秋戌字下疑有陳佗殺其君之子免八字脫之矣不然明年蔡人殺佗事

無由起也甲戌己丑相接當是傳寫之誤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杜氏曰仍叔天子之大夫稱子本于父字幼弱之辭此葢譏子弟預國政耳或謂責世官若然何不曰仍氏之子乎如仍氏之子已為大夫經自當以官氏名字見若喧渠伯糾之類是也今曰仍叔之子葢知為未命之稱也杜說得之矣

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實來

州公來魯必經曹衛之間故先書如曹而繼書實來文相承也齊氏曰往外曰遂內來曰實皆無事之辭或以實為名恐誤

丁卯子同生

胡氏曰冢嫡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此義固精然文公成公皆嫡也何又不書穀梁子曰疑故志之考之經文桓公三年文姜歸魯至十八年始與桓公如齊其間十五年文姜在魯未嘗適齊而子同生于

桓公六年則同非齊侯之子明矣穀梁之説與齊詩展我甥兮之義合蓋必有所據也

焚咸丘

桓公七年邾不修朝聘之禮故焚其邑杜氏曰焚火田也火田而在今十二月固其時也何用乎書明年秋伐邾益信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豐氏曰按石經二朝字俱作奔字蓋穀伯鄧侯皃逼

于楚而如魯自是不復能歸其國矣公穀皆曰穀伯鄧侯何以名失地也其爲來奔而非來朝明矣然則傳本之謬不在二子之世而在晉泰始之間乎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鄭突宋出也宋欲立突執祭仲仲從其請突遂立而世子忽奔衛公羊以爲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弈棋然未必不由公羊啟之也反經之說不亦謬乎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豐氏曰按石經衛侯晉卒四字在盟于武父之前衛上無丙戌二字穀梁傳錯簡于此

許叔入于許

左傳載鄭伯使許叔居許東偏以奉許祀今鄭亂而始入也按經隱十一年止書公及齊鄭入許許未嘗滅也許未嘗滅則必有君許者矣設使許叔果奉許祀則今日之事乃光復舊物必異其文以書不得與

突入鄭小白入齊同一法也

蔡季自陳歸于蔡

何氏謂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卒季歸奔喪無怨心故賢而字之按經凡書自某國者皆求援而歸也求援而歸是不命于先君不請于天子謂之禮得乎春秋紀事為戒而已矣其於名字無擇也如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寵篡逆也而書榮叔衆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此

以臣敵君為不信之盟也而書蔡叔豈皆賢而字之邪何氏之說似不足據

葬蔡桓侯

啖氏曰春秋諸侯多私謚且稱公而蔡獨請謚于天子故以本爵加之及考春秋諸侯葬者悉稱公不應此獨異葢公者虛位禮之文也諸侯在國臣子皆以是稱尊君之辭也至於魯頌乃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者其詩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雖達于天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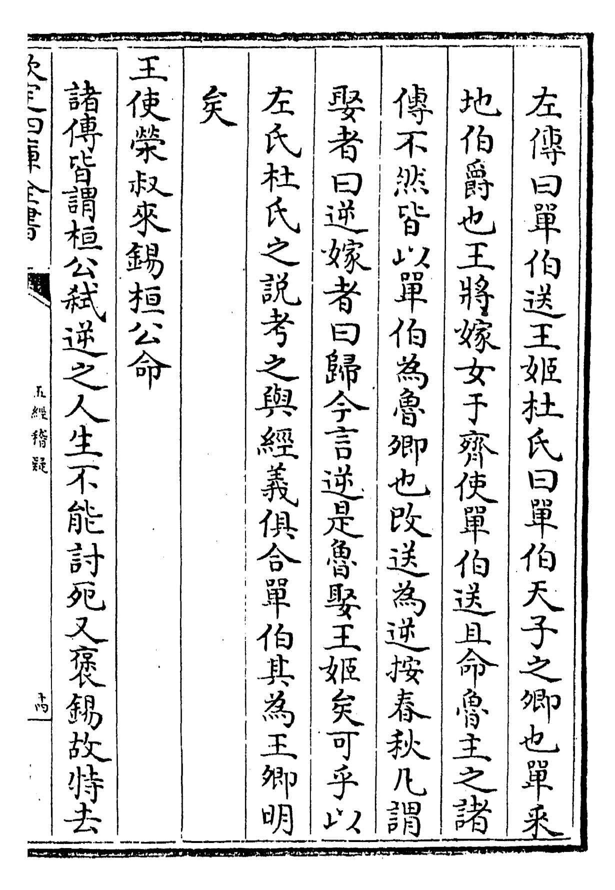
于宗廟亦取尊名稱之不以僭為嫌也請謚之説三傳不載惟啖氏倡為此議蓋本于桓侯傳寫之誤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左氏曰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如其説自此凡八書夫人姜氏何也蓋再見故不言姓氏耳若夫人孫齊求其義自見不在去姓氏以示貶也

單伯逆王姬



左傳曰單伯送王姬杜氏曰單伯天子之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使單伯送且命魯主之諸傳不然皆以單伯為魯卿也改送為逆按春秋凡謂娶者曰逆嫁者曰歸今言逆是魯娶王姬矣可乎以左氏杜氏之説考之與經義俱合單伯其為王卿明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諸傳皆謂桓公弑逆之人生不能討死又褒錫故特去

天而書王也此恐未然不書天者脫之高陵吕氏曰寵篡逆之罪即錫命之文已具矣如曰去天以見義是為子而可改易父之名字謚號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何以不書出奔出奔者身雖奔而國猶在或為人所滅而出奔非我自棄其國也紀侯不然鬨三國遇于垂則以為謀已也遂棄其國而逃故特書曰去其國深罪紀侯之不能守社稷也如穀梁言民之從

者不遺一人四年而後畢則紀當復興如太王之去邠也然自此之後紀無聞焉不知所從之民何以止乎此就大去二字生義也然不解大本紀侯之名茍以大去為盡去則伯姬不葬叔姬歸酅不可通矣

秋大水無麥苗

左綿趙氏曰說者以麥苗為二物麥且未艾安得獨有苗此葢疑五月之際麥將實不可曰苗也不知未登場圃安得舉其實二十八年冬書大無麥禾則穀

既登場圃矣故明舉其實此則苗未實為水所漂爾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何氏謂内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讐戰雖敗亦榮也按此年莊公以納糾未克故與齊戰於乾時為讐定國非復讐也其戰何名其敗何榮正以見戰之非義以取辱也

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桓既立報其納糾之役戰于長勺魯幸而捷故書

公敗齊師于長勺而傳者以未陳為敗詐也夫魯敗

其師多矣無有書戰者豈皆未陳而敗乎此以納糾

致寇亦自足責奚用詐謀為貶乎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范氏曰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按春秋諸侯失地

被獲皆名以於賤者責其不能守社稷也然有不名

者或遠方小國名字不通或通史失之不然譚子失

地與蔡侯獻舞何殊其可賤一也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四明張氏曰說者以為與齊之能安中夏故書爵惡四國無王故書人夫法家擬罪必分首從若賞其首而誅其從則其誤甚矣四國書人皆微者也非貶辭

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之盟不日傳曰信之也葭之盟不日則曰渝之也桓之盟不日則曰危之也比而觀之三盟俱不日將以信之為是乎渝之為是乎危之為是乎此蓋世遠

史闕聖人安得僕僕問而增之乎然其事之美刺係乎其文實不在書日與不日也

單伯會伐宋

齊桓北杏之約尊王也宋人不遵齊桓請于王王遣單伯伐之非兵力之不足也桓之意欲以假王命懾諸侯之不一者公穀諸儒因元年逆王姬之誤遂以單伯為魯大夫失春秋會伐之旨矣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有生事異域而以公羊之言為據者按春秋書遂盟者罪公子結也結不可遂盟則公羊之說誤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姜氏之惡極矣始終以夫人之禮書之孰謂春秋奪人之爵以為貶也亦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耳

夏五月

何休曰譏莊公娶讐女不可奉先祖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首時此說太鑿未有以五月為首時者下文有脫事爾或曰四譏為五也

及齊高傒盟于防

莊公慕大國之盛而欲締婚故與高傒盟于防也非親盟故書及說者謂不書公諱與大夫盟也按公與大夫盟者未甞不書如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之類是也何獨於此為諱乎此蓋譏仇讐喪娶爾

祭叔來聘

凡王臣來聘于魯皆書使此年祭叔來聘不書使非王命也非王命則祭叔私交于外當書曰來如隱元年祭伯來之類也春秋書來不稱聘稱聘則又非私也祭叔上疑有脫誤

荆人來聘

前代鄭書荆今聘書人或者不考其文因以為進之也若直書荆來聘則似舉國皆來於文不順而大夫

之名氏又未通于中國也故加人不然僖十八年荆人狄人伐衛亦書人者豈皆進之邪

丹桓宮楹

何氏曰丹楹者為將娶齊女欲夸大示之果爾則羣廟當盡飾豈特一禰廟哉此蓋文姜將祔廟而飾桓宮楹也

新延廐

按左氏解新為新作過也公羊解新為修舊不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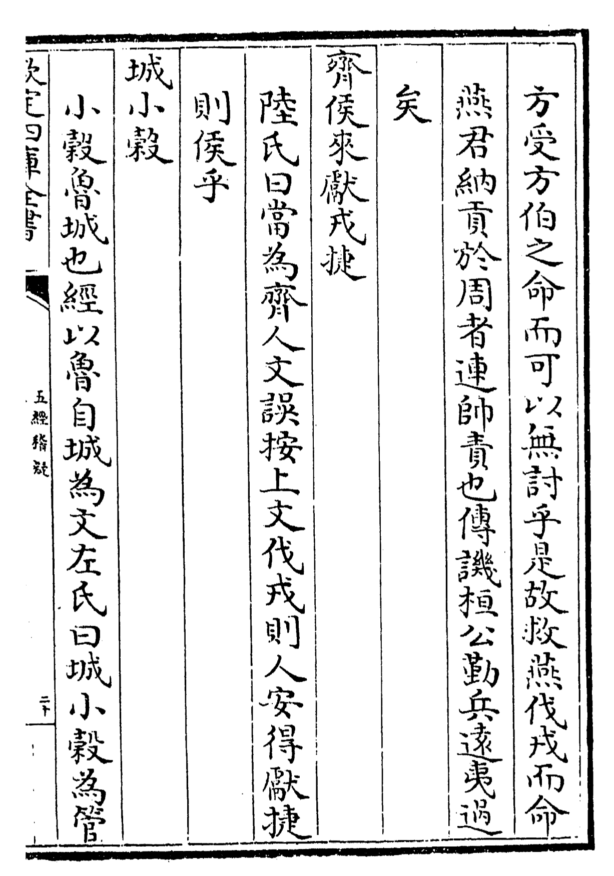
何則凡室宇創建曰新作因舊而葺之曰修舊新延廐非創也去其舊而一新爾

郭公

趙氏曰公穀皆云赤者蓋郭公也按郭公自是闕文赤者曹公子也文義都不相關傳者之誤又有云郭亡亦臆度之辭

齊人伐山戎

燕周同姓之國雖不修職貢非山戎所得伐也桓公



方受方伯之命而可以無討乎是故救燕伐戎而命燕君納貢於周者連帥責也傳譏桓公勤兵遠夷過矣

齊侯來獻戎捷

陸氏曰當為齊人文誤按上文伐戎則人安得獻捷則侯乎

城小穀

小穀魯邑城也經以魯自城為文左氏曰城小穀為管

仲也蓋左氏因見昭十一年申無宇稱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遂誤以城小穀為城穀也以經文考之穀自是齊城小穀自是魯城城小穀非為齊城也

公子牙卒

傳謂牙黨慶父而季友以君命酖之為季友諱殺同姓故書卒也按經内殺大夫書刺不書刺而言卒則非殺明矣

閔公

季子來歸

朱子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内亂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舊史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於成風之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按諸傳俱賢季子有相魯之功固也及來歸之後不能防武闈之難不能討慶父之惡忍視故君不為喪葬汲汲惟在謀立僖公以終成風之託可

謂賢乎不賢乎紫陽之論深得春秋誅絶之義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之説二有郊禘之禘有禘祫之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所謂郊禘之禘也又禮稱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者審第昭穆之序當三年或五年天子諸侯取毁廟之主設壇墠而祭之此所謂禘祫之禘也若天子禘不祫諸侯祫不禘是天子諸侯各廢一祭矣安得有三年五年之

辨哉天子諸侯當免喪遇祫則祫遇禘則禘今莊公之薨方二十五月閔公即行吉禘之禮此失之太早不謂當禘不當禘也

五經稽疑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經稽疑卷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五經稽疑卷五

明 朱睦㮮 撰

春秋

僖公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楚人伐鄭淩駕中國之意日甚桓公合諸侯于檉以謀之未幾而盟江黄又未幾而舉次陘之師矣若傳謂救鄭也今鄭已在會矣何救之有

城楚丘

楚丘非衛邑也何以知之春秋凡書外邑必有所繫如城緣陵不言杞必曰諸侯城緣陵以見緣陵之為外邑而非魯自城也如城虎牢必繫于諸侯會戚之下曰遂城虎牢以見虎牢之為外邑非魯自城也城内邑則不繫以國如城中丘祝丘之類是也及考隱七年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繫楚丘于來聘之下益知為魯邑明矣左氏載成季之生也公使卜楚

丘卜之卜楚丘者魯大夫也以其國邑爲氏故曰卜楚丘也衛詩稱作于楚宫作于楚室而未嘗曰楚丘也惟序詩稱衛楚丘此乃漢儒沿襲三傳之訛烏足爲據

虞師晉師滅下陽

傳曰春秋主兵者序上蓋惡兵也虞實主兵矣又何道首惡之誅乎若或以賄故而首罪虞恐非春秋之意觀虞稱師豈特假道而已設令假道而非主兵則

當書虞人晉師豈不益見主者之罪乎

杞伯姬來朝其子

諸侯之子代父而朝且不可矧從母乎公羊謂來朝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按此直書以示譏未見內辭彼誤以爲來朝讀之故有與其子俱來朝之說也

晉人執虞公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亡國之善辭也此義謂罪晉不罪虞也以經義

觀或不然虞滅不知何時此特執之耳若聖人茍不與滅當明書以示戒從而隱之何謂乎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諸傳皆以夫人為成風也按春秋夫人非成風也此蓋聲姜初至廟見不書姜氏闕文也以經考之子氏文姜哀姜已祔于廟仲子别有宫而成風雖存何謂而廟見夫人之為姜氏無疑矣觀十一年陽穀之會

益信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侯卒里克殺奚齊奚齊未立故書曰殺其君之子不得與成君同稱也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然卓與奚齊皆驪姬出也又少于奚齊國人乃以為子耶蓋卓立踰年上下之分已明故書君書弑不然里克之殺奚齊為討罪是春秋賞其姦而與之辨豈理也哉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穀梁傳曰會于鹹兵車之會也盟于甯毋衣裳之會也兵車會者四衣裳會者十有一按春秋書會盟皆一法耳或謂衣裳或謂兵車不知何所據也如傳云二會之外其他會更何名也

諸侯城緣陵

十三年春諸侯會于鹹左氏曰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及考前後經文未見王室之事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也秪當謂為杞謀不當云王室

也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氏謂季姬歸寧而公止之故遇鄫子于防而使之朝也先儒多宗其說按春秋内女適他國者必書曰歸于某季姬未先見于春秋而明年始書歸鄫豈得謂已嫁而歸寧哉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羊傳曰晦冥也又曰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

此說或非經義按晦月之盡日也有事未嘗不書如
成十六年甲子晦晉侯及楚子戰于鄢陵是也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杜氏曰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月者嫌同日也按春秋
無此義例事在一日何嫌于同必是文誤上書戊申
朔此承上文當云日不當云月也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英項皆楚與國齊桓伐英滅項以報婁林之役承上

文故不再舉齊也與四年秋江人黃人伐陳義同如左氏云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季氏取項故書滅雖罪季氏然非魯史為國諱之義也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桓公沒羣公子爭立宋襄乘齊亂欲以圖伯帥三國之兵伐齊傳者不究其故謂伐齊納孝公也按經義或未然若納孝公則當書曰宋以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公子昭如莊九年魯納子糾之法也或書曰宋

公會伯衛人郲人伐齊師救齊齊昭入于齊如莊六

年魯齊陳蔡伐衛王人救衛衛朔入于衛之法也今

四國伐齊不見納孝公事蹟秖當議其幸桓之死而

伐其喪也不然孝公既納五月何以有甗之戰

郜子來朝

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取防桓二年又取郜大鼎于

宋納于太廟郜之鼎邑俱歸于魯魯或別封之以為

附庸也以國未滅故書來朝與常文同公羊子謂失

地之君不名者兄弟之辭皆臆度也

公伐邾取須句

廬陵李氏曰取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宋公伐邾之例觀之則胡氏之説殊相反春秋不應罪魯如此左氏事不經見恐諸家信之太過須句子既來奔魯史何得不書滅耶若如杜説則鄟亦魯私屬何為復書滅耶故劉氏權衡以為無此年滅須句及來奔事亦無反其君事直是須句久為邾滅其國為邑魯人

往伐取也

狄伐鄭

鄭在畿内王所倚毗頽叔桃子將欲叛王故先伐鄭此蓋為叔帶謀也據左氏謂鄭人入滑王使如鄭請滑鄭不聽王怒遂以狄師伐鄭取櫟按入滑事在二十年夏五月王曷不於本年伐之而至是始出狄師耶蓋左氏見王出居欲丈致其罪乃取楚史偽撰以實之若然經當明書天王使狄伐鄭以示其貶如取

攣經亦當書豈止曰狄伐鄭哉伐鄭果出王意是年冬王出居于鄭夫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傳謂夔不祀祝融與鬻熊楚滅之非其罪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按諸侯失國必名如吳滅胡子髡沈子盈之類是也今不名者夔子小國姓名又未通于中國故不名若非其罪則書滅意已見之矣

衛侯燬滅邢

公羊謂衛侯燬何以名滅同姓也夫諸侯滅同姓名此出記禮者之妄按晉滅虢楚滅夔皆同姓而未嘗名也苟惡衛侯而絶則晉楚皆不可惡乎朱子曰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初楚師圍宋宋使告急晉文欲伐楚以楚勢方盛豈能遽加以兵乃侵曹伐衛欲先剪其手足而破其黨

與也故齊桓伐楚有事于蔡晉文伐楚有事于曹衛而左氏於侵蔡則曰為蔡姬蕩舟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為觀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推尋事由毛舉細故非惟使二公攘夷安夏之烈闇然不彰而且被其瑣瑣之譏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公怒刺之左傳以楚人救衛不克而殺買則與經文相牴牾蓋刺買在前救衛在後

公是時懼楚未懼晉也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之役說者謂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夫及者以尊臨卑之辭非貶也入春秋以來諸侯相侵伐者多矣然皆為私計未有如城濮之戰尊王室安中國正夷夏之分雪會盂之恥使楚人不敢內侵者十有五年晉文之功偉矣誅意之說不亦矯枉過正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侯莒子盟于踐土
公穀諸儒俱謂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及王子虎
盟諸侯于王庭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也蓋諸儒
以此年有朝于王所之文遂附會其說稽之經文二
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至是未歸也踐土鄭地也時
王尚居踐土何謂下勞乎及考首止葵丘之會王世
子宰周公皆與焉春秋不為諱而獨于子虎諱之耶
此晉文既獻楚俘合諸侯而謀納王也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晉侯城濮戰勝衛侯懼而奔楚既而自楚復歸于衛或曰衛侯書名罪之也按春秋諸侯非失國不名言自楚則黨夷之罪自著不在書名以見也鄭字衍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氏謂河陽之狩晉文再致王孔子避致王之名改之曰狩按春秋是年晉文殺叔帶奉襄王還王城過河陽而講武焉諸侯從之公因朝于王所蓋河陽者

還王城所必由之路也謂之致可乎如左氏言皆于

經先會後朝之義不合也

衛侯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元咺歸立公子瑕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及考

經不著立瑕之文瑕必附咺咺既被戮瑕亦不免如

士穀箕鄭父之類是也若瑕果立已踰三年尊卑之

分既明安得稱元咺及瑕哉又安改其僭號而為公

子哉瑕之罪雖不可考然篡立之事必無也

衛侯鄭復歸于衛

按經文衛侯歸于衛當在殺元咺之上此或傳寫之誤不然衛侯未歸叔武方攝衛事元咺誰為殺也若謂叔武殺元咺叔武賢者國且讓而大夫豈敢專殺乎此足以證傳寫之誤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記者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命伯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按竹書紀年平王四十二年魯

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以此知郊之僭自僖公始故魯頌所述皆僖公事其不本於成王明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衰者壞也言壞周公之法也孰謂成王盛時而遽壞周公之法乎蓋周季諸侯不遵法軌豈特魯也吳越徐楚僭而稱王皆可推矣不然入春秋已歷四公幾百年而郊祀之事不一見何也明堂位所載出於漢儒附會安得舍聖經而從記者之說乎先儒張元

德趙企明金吉父皆謂魯之郊不自伯禽始亦必有所據也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鄭圍衛又侵齊頻年騷繹中國晉使郤缺帥師敗狄于箕傳謂書人病晉以衰服即戎耳按春秋凡會盟戰伐書人非君也亦非命卿也晉僅而後勝乃貶不幸為狄所敗當何以書也

文公

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穆公帥師伐晉戰于彭衙書敗績者罪其自取爾

先儒或謂晉及秦晉主乎是役也此葢疑戰于彭衙

而發也按公穀皆謂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是

役謂晉出其不虞逆而敗之則可主戰則不可

八月辛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廬陵李氏曰祫者象生有合族之義列昭穆齒尊卑

諸侯之大祭也其禮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父為

昭子為穆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公穀皆得之其閔僖父子之說左公穀胡氏皆以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為喻固無可疑矣范甯不從其說乃以祖為莊親為僖謂文公以僖居莊之上楊士勛辨之已是但左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閔僖本同為穆但閔當在僖上今升僖於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

之廟即已從毀矣理必不然故杜氏只以為位次之
逆不以為昭穆之異胡氏辨世指父之義恐未至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傳以四國稱人貶也按春秋内大夫帥師則稱名氏
外大夫帥師則多稱人如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桓
十四年宋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皆未有書大
夫名氏者襄公結怨殘民其罪自見亦不必以稱人
為貶也

王子虎卒

按左氏注王子虎太宰文公王之卿士也内史叔服王之大夫也公羊注子虎即叔服如其説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引叔服之言何也此分明為二人宋儒不可考亦以為一人蓋前注誤之也

雨螽于宋

公羊子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按春秋書鄰國之災如襄二十年齊大災昭九年陳

大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之類甚多蓋有關則書來告則書非特為王者之後而始書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三傳俱以成風為莊公之妾考之經文十年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與隱元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一也比事而觀蓋為僖公之妾無疑矣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此天子厚禮諸侯之妾母其義自明傳謂來歸仲子

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公羊曰晉襄公使狐射姑將處父止之襄公告射姑射姑出刺處父于朝而走設有之當在襄公時何為

在襄公既葬之後乎如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華元出奔晉則殺山者亦華元乎按樂正子記靈公幼處父謀于趙盾欲易之不克誅焉故稱國君與臣同殺之詞也此說近是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杜氏曰猶者可已之辭此特一說耳春秋有同辭而異議者如僖三十年免牲猶三望可已而不已也今年閏不告月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也幸其不已者愛

禮存羊之意也

晉先蔑奔秦

左綿趙氏曰左傳以趙盾使先蔑逆公子雍于秦秦以兵納之及雍將至盾悔而拒秦師故有令狐之戰而先蔑奔秦且襄公之卒於是期年晉始謀立君妄也且初言先蔑如秦次言蔑將下軍蔑既逆雍于秦則必不在將兵之列既已將兵敗秦而又奔秦皆理之所無也

郕伯來奔

左氏曰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狥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按朱儒未嘗為君春秋豈容以郕伯書而不名也郕伯事雖未詳其來奔必為國人所逼不名闕文

子叔姬卒

子叔姬卒左氏以為已嫁于杞遣出雖絶猶以恩録若然當繫以國如郯伯姬之類是也今不繫以國公

年謂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此說似近其稱子叔姬者别其非先君子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傳者謂齊舍立未踰年而稱君重商人之罪也按春秋已即位稱君未即位稱子如宣十年四月齊侯元卒冬書齊侯使國佐來聘則是頃公已即位矣成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冬書鄭伯伐宋則是悼公已即位矣春秋凡書未踰年君者皆類此不謂因重商人之

罪而稱君也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叔姬歸齊舍已弑叔姬欲還不得魯告于王王使單伯往諭商人不聽因并單伯執之凡執人者法皆書人先儒或責齊人不討賊而北面事之蓋就人字生義誤矣

曹伯來朝

曹伯十一年來朝至是又來朝適當五歲之期左氏遂

曰諸侯五年兩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考之禮則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無五歲相朝之文五歲再相朝子太叔之言也非古也

四不視朔

文公四不視朔先儒謂以疾詐齊其說信然至六月已視朔矣郪丘之會公亦不往乃使公子遂及齊侯盟何也以此知不視朝實以疾非詐也其後因循朝廟視朔之禮皆廢自此始

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傳稱君君無道也傳其學者遂以宋昭為無道而見弑也見弑之君無道者莫甚於齊襄楚虔經皆書弑者名氏而議不及其君宋昭非二君比也獨以無道稱而弑者免其討豈春秋撥亂反正之義乎蓋弑者賤故不登于策也

莒弑其君庶其

左氏謂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

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而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如此是莒僕以太子弒父也春秋何以書國弒乎僕既與國人同弒則當自立矣又何以奔魯乎此蓋弒者衆故不名也

五經稽疑卷五

五經稽疑卷六

明 朱睦㮮 撰

春秋

宣公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先儒以敬嬴之罪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夫魯之聲姜敬嬴穆姜俱在故三君之娶皆稱婦姜以別于君母所謂有姑之辭是也然敬嬴之罪豈於稱婦

姜二字足以顯之乎夫人氏不氏則文有衍縮爾非義之所在也

邾子來朝

豐氏曰按邾子之朝宣與滕子之朝桓同皆直書而罪自見或謂滕為仲尼貶其爵而邾子何以不貶乎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趙氏曰弑君者穿之手而盾之心也盾將弑而假手於穿穿盾族也受盾之賜惟驅是從是亦鷹鸇之用

爾彼欲得禽者豈鷹鸇哉捨盾而治穿穿固受惡無辭而盾之姦得免豈春秋討賊之義乎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窮惡之首而誅其心也其義甚明左氏引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其誣聖人而失良史之意甚矣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或曰公子宋弑其君而歸罪于歸生者何蓋歸生鄭之命卿秉國之鈞恃功驕恣不獲于君陽為畜老憚

殺之言陰實假手于宋以遂其惡此逆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又嘗考左氏後十年鄭人討幽公之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在當時已以歸生為罪首矣

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身負大逆而預國事再見于經者足以見晉無臣子爾公羊謂復見則不為弑君豈不謬哉蓋弑君者其後別有非禮非義之事則見無則不復見矣盾

之見者以與衛孫免侵陳耳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根牟者萊之屬邑也齊侯夏伐萊而秋取之特間一時爾故不再書齊也或謂魯取非是

楚子伐鄭

永嘉黄氏曰楚莊之立加兵于鄭凡四而兩書楚子說凡例者紛然蓋書楚子者君為將也書人者大夫為將也蠻夷猾夏何可褒而以書楚子曲生意義耶

陳殺其大夫洩冶

先儒謂洩冶直諫於昏亂之朝以取死故春秋書名以貶之按經之本義在於專殺而極於見弑耳夫人臣之義既已委質豈能緘默苟容以保身遠害為得以無自立辟為戒乎觀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則洩冶之被殺必為春秋所與也如凡例言洩冶書字陳君書名尊卑之義不亦倒乎春秋烏得為正名之書也

齊崔氏出奔衛

四明豐氏曰三傳作崔氏傳寫之譌葢篆文夭氏相近故殘缺而意補之耳今據石經子夏傳為正僖公二十八年左傳記崔夭會戰城濮距此三十二年計夭之齒僅五六十此時宜尚存爾而於此以為崔杼以族奔先儒皆從之然成十七年傳始言齊侯使崔杼為大夫距此二十年經於襄二十五年書崔杼弒君傳於襄二十七年言崔子縊計杼為大夫之時縱

使甚早亦必弱冠而後可以與於國政則奔衛之時杼尚襁褓安能有偪高國之勢而以族奔邪其為崔天無疑矣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先儒謂徵舒之弑君不書名氏則不知禍亂何由而生洩冶之言何由而驗按春秋之討賊之法非盜者閽者未有不書名氏不書則幸而免耳徵舒陳大夫也豈盜閽之類可比耶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謂滕恃晉而不事宋以致宋伐按職方滕越齊衛而後至晉入春秋來滕未嘗通晉也此蓋恃魯而不事宋晉魯有亥豕之似左氏遂以為恃晉誤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先儒稱殺夏徵舒義也取其國惡也此一事也而臧否懸絶若此蓋就人字子字生義恐誤楚之殺徵舒

者正以為縣陳納叛之地也若果戡亂弔其民定其國而去孰曰不可今陳已亡而殺徵舒何益也胡氏謂假于討賊以縣陳信矣

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謂晉以衛之救陳來討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於是自殺衛人以說于晉而告于諸侯如此何以稱國殺也稱國殺君之意也否則孔達以一身而免衛之魚肉春秋必異其文以示襃也

楚子旅卒

楚莊或以為五伯之一愚嘗究其說竊有疑焉何則今之學者論文考古折中於孔子而已矣孔子有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初未嘗言宋襄秦穆楚莊也及觀孟子所稱五伯亦未有明訓今之所傳皆注者之辭爾孔子獨於桓文有取者以首止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皆有功于王室有裨于生民不使中夏遂為夷狄也若宋襄迄無成功而

秦穆楚莊皆嘗為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惡哉故知五伯之說非春秋意也或謂左傳注又有五伯夏曰昆吾商曰大彭豕韋周曰齊桓晉文亦未敢以為是也

成公

作丘甲

杜氏曰此句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也按一甸之地爲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辦之哉亦不

能頓取於人如此之暴也丘甲者則是丘出一甲視

舊賦僅增三之一耳以丘出故曰作丘甲也

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

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齊侯伐魯遂乘勝伐衛衛使孫良夫出師禦之而敗

于新築齊之修怨黷兵侵虐小國其罪甚明也傳者

以及齊師責衛夫戰不主被伐者而以伐人者為主

新築衛地若從傳豈有衛伐齊而復戰于衛地乎是

戰也報宣十八年衛世子臧伐齊之役

公至自伐鄭

君之出入史必書之其不書者史失之也今成公伐鄭歸飲于廟禮也傳以為危之蜀之盟何以不危之乎其說蓋不可考也

新宮災三日哭

杜氏曰宣公之廟主未入故曰新宮按魯侯國宗廟之建已久即宣公祔廟自有昭穆之次安得為宣獨

立宫也設為宣宫災三日哭此為得禮亦何用書以新宫乃修欲之奉所不當哭而哭者也

吴代郑

先儒謂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按四夷稱子乃成周之舊典也何以知之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必及其身吴本伯爵今改為子可乎當是時夫子秉周禮以律周人猶恐周人不服矧制度自已

出乎故曰四夷稱子皆成周之舊典非仲尼之制也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何氏以為文公年長故稱天王成公年少當須如父教子未嘗錫也是以為之張義而言天子貫逵又以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按經皆稱天王獨此稱子必傳寫之誤廬陵亦以前二解迂謬不可從

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經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左氏俱曰出也按二姬書有詳畧必有當絶不當絶者何也杞叔姬書卒書逆其喪歸郯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然二姬之事雖不可考而杞則詳而禮郯則不言所終當絶不當絶者亦可知矣左氏俱出之説或不足據

齊人來媵

清江劉氏曰伯姬雖賢春秋一褒其身已足矣又何為及其媵哉凡春秋所急者禮也所制者欲也以禮

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故春秋備書之所以為戒也非賢伯姬以亂禮也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劉氏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晉楚之成也今楚不至魯衛是會何邪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傳之言未足信也

仲嬰齊卒

仲嬰齊乃歸父之子襄仲之孫傳以為公孫嬰齊也如傳云十七年復書公孫嬰齊卒何也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忠簡曰曹伯之罪於經無據左氏謂曹伯卒公子負芻殺太子而代之若然則負芻殺未踰年之君與

齊商人弒舍罪均矣安得畧而不書邪又云會于戚討曹成公果討之安得更與同盟邪

宋魚石出奔楚

平公初立蕩澤作亂宋魚石奔楚傳謂澤與魚石皆桓之後也以同族懼而出奔按是時五大夫皆桓族何獨一魚石哉觀它日據彭城以叛則魚石黨澤之心可知矣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

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兩言會者內大夫會諸國之大夫往會吳于鍾離故其文不容不然爾說者以為尊吳故殊會與首止文同按首止書及以會非若會以會之異也吳何人也春秋以比王世子哉此蓋晉率諸侯而會吳其義亦甚顯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凡書敗績者皆稱師如戰于甯齊師敗績戰于泓宋師敗績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之類是也葢敗未有書爵者鄢陵之戰楚再稱子誤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先儒謂用者不宜用也其意似用人以祭矣若果用人以祭左氏素好誇誕豈不張大其事而記之乎如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楚師執蔡世子有用之于岡山當時子魚申無宇皆有言矣若成公果用人

以祭豈舉魯國之人無一言乎按邾楚皆是執獲仇敵之人快意于山川之社成公之時未聞有執仇讐之事也用字與用田賦用致夫人之義略同魯號稱秉禮之國豈有用人以祭之理蓋傳者求其說而不得遂以為用人其支離亦至是哉

齊殺其大夫國佐

四明程氏曰左傳齊殺其大夫國佐以穀叛故如國佐果以國叛則是逆賊也當書曰齊人殺國佐與晉

人殺欒盈同一辭可也不得言齊殺其大夫矣且叛逆而為立其後使國弱嗣無是理也

襄公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廬陵李氏曰三國之朝聘胡氏本泰山孫氏說貶之然穀注及公羊疏皆同杜氏說蓋如胡氏說此條當與蟲牢同議但蟲牢明書己酉己丑相去四十日赴告

之及必矣故胡氏得之此則下無日未有以辨久近

且三傳皆無貶文恐杜說亦可取

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諸夏之藩表得之以興失之以亡内外限界在

焉邑雖屬鄭險則關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鄭明虎

牢非鄭所宜有也按諸傳或謂不繫鄭為中國諱伐

喪也或責鄭僖不能守也及觀春秋大旨蓋城虎牢

為天下計非為鄭一國言也鄭方黨楚若鄭能守是益楚窺竊中國之志可乎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諸傳皆以諸侯而盟王臣抗也獨杜氏謂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會盟以安王室與葵丘首止之會不同葵丘首止齊桓假王人為重故不敢盟與今單子奉命來盟義甚殊不然悼公賢君且不敢盟同

列於國中矧與王臣盟乎

八月辛亥塟我小君定姒

此襄公妾母也公羊本姒作弋不然此既稱定姒不應哀公時復稱定姒當以公本為正姒字誤

莒人滅鄫

穀梁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稱人者莒公子鄫之外孫蓋欲立其出也先儒多宗其說獨陸氏不然謂定六年鄭滅

許哀元年許復見于經則鄫之滅而再見亦何足恠若鄫人實取外孫以為國嗣罪自在鄫非莒之過則經文又當如梁亡之類而言鄫亡不得書滅也且鄫雖小國亦有君臣社稷豈肯居然取異姓為後乎按二傳之意莒人欲立其子鄫不從莒遂滅之以為附庸至昭四年魯復取之再見于經故生此義非立異姓以為後也

季孫宿如衛

左氏謂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按子叔聘在元年宣隣國經七年始來報聘其間往來聘者亦多但非卿不書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諸侯不生名此名鄭伯者何以鄭伯如會而卒也一事故不得兩舉其名若曰鄭伯如會未見諸侯髡頑卒于鄵則髡頑又似一人矣亦非史體所以首志其名也穀梁傳以為弒也弒而書卒是春秋庇其逆賊

而不討豈理也哉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既失陳故為此會謀討不睦而左氏謂聽朝聘之數何邪悼公處同列猶執謙不盟國中豈以朝聘之數而僭命之邪其後會吳于柤亦以陳鄭叛之之故

同盟于亳城北

同盟亳城謀楚也先儒皆以鄭服而盟及考左氏記盟誓之辭祇言十二國而無鄭何也蓋晉三駕之兵

皆為鄭出也一以公子貞公孫輒伐宋一以公孫舍之侵宋一以楚子鄭伯伐宋苟以此盟為鄭服而鄭何為又從楚有伐宋之師邪

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按劉畿内釆地未有宋來聘魯而遠盟于畿内者也葢下有劉夏之文誤增于劉二字爾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凡書弟者譏其凡不凡弟不弟耳陳侯果不道黄當

力諫今棄之而逃夷狄豈無罪哉傳以貴稱弟得弟道故不貶義恐未當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自盟澶淵而齊始平故甯任沙隨兩會齊侯皆與焉則知諸侯之會以齊服故爾左氏以為錮欒氏非也考之經文二十三年欒盈復入于晉不言所自左氏疑其自齊故為此言以實之且欒盈之奔未甚于趙

鞅之叛不錮趙鞅而再錮欒盈此傳之可疑者晉為伯主豈應兩合十二國之君而制一奔臣此理之必無者也

吴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吴子伐巢及門而卒故書門于巢卒若曰吴伐楚過巢門于巢遏卒於義不順也三傳見其文竒遂謂吴子為巢人射死及考春秋惟魯事諱臣子不忍之義也於它國何諱焉此與鄭伯髡頑卒于鄵義同

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

黄氏曰十二月甲寅至乙未相去四十二日為閏月明矣而不書者以喪不數閏也禮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喪以閏數則二年之内已足二十五月安得謂三年哉此説誠是但所謂不數閏者譬如十二月喪者不數閏十二月也非謂閏十二月喪從正月數也如其説是卒之日皆可移矣杜氏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文六年又書閏月不告月如楚子果于閏

月卒則即書閏月何害也杜氏之說或亦足據

吳子使札來聘

程氏端學曰四夷入聘史有常法諸儒以札讓國致亂春秋去其公子以貶按札讓國在聘魯十三年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為之貶乎春秋即此事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臧否也如楚公子貞公孫舍之侵宋猾夏也公子翬公子慶父弒君逆賊也春秋皆不去公子札不過讓國致亂春秋乃

去其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

楚子使遠罷來聘

傳以志其姓氏為進之如公子午公子貞伐鄭俱書氏族無乃亦進之乎蓋大夫姓氏通于中國則書否則但書人而已

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按伯姬卒適與宋災同日蓋災在前而卒在後也災既有日而伯姬蒙上文故不再舉日而非逮火而死

也左氏見伯姬卒于宋災之日乃為之說又謂伯姬賢故卒之以理而言雖女子亦當避之况伯姬時年六十矣其以夫人之尊而火至其側姆亦何事而不在耶夫身者父母之遺體遇火而不避卒喪其身可謂賢乎

葬蔡景公

前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至是始葬夫諸侯見弒而不書葬者或因其國亂或不以葬期來告或告而不

往會也是時蔡屬楚魯方事楚因往會葬而史書之以此知公羊傳謂賊不討不葬者誤也

子野卒

左綿趙氏曰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赤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而子般子赤俱以為弒而子野獨以為毀何也于時季氏之專尤非慶父公子遂之比也此必子野賢季氏忌之弒野而立昭以毀言于朝而世不察爾不

然不地不葬文與般赤同文同則其義不應異也

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氏以展輿弑君而自立按展輿莒公子也子弑其父與蔡世子般楚世子商人無異春秋為之諱使後世何所取信乎稱人微者微者故不登于策也

五經稽疑卷六